



一期娱会

□刘雨涵

在《凡人歌》之前，张哲华身上的标签只有“龙傲天”。在这部剧之后，“演员张哲华”才算正式被观众认可。

在“二喜”舞台上表演《少爷和我》之前，张哲华其实已经演了8年戏，他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科班出身。作为东北人的张哲华，身上大概有些天生的喜剧基因。2014年时，他参加了喜剧综艺《超级笑星》第二季，凭借干净帅气又不失喜感的形象，以及清新自然的表演风格，张哲华获得了导师们的一致好评和喜爱，还被誉为“东北小清新”。最终他和搭档夺得了总决赛亚军。

同年，张哲华主演了职场类情景喜剧《彩虹营业厅》，饰演阳光帅气的银行职员，从而正式出道进入演艺圈。

清新、阳光、帅气，张哲华在喜剧题材兜兜转转了许多年，但始终还是演艺圈中的小透明。直至2022年，张哲华终于迎来自己演艺生涯的第一个爆点——参加《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第二季。他与詹鑫组成的“少爷和我”喜剧小队带来的同名舞台作品《少爷和我》迅速走红，成为节目中最出圈



喜剧之后， 打开演员的更多维度

的作品。

张哲华所扮演的拥有儒雅外表和霸道表现的刘府管家“龙傲天”，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龙傲天誓死守护刘波儿！”“你触碰到了我的逆鳞”等经典台词，更是成为互联网热梗。网友听到这些羞耻台词，简直要笑到喷饭，但张哲华可以在台上面不改色地大声念出来，观众不得不佩服他的信念感。而且由于张哲华的外形清爽，即便说着油腻造作无比的台词，也不会令人产生反

感。张哲华和“龙傲天”，互相成就了彼此。

在“二喜”之后，张哲华出门会被认出来，也有人会直接喊他“龙傲天”。他会被自动归入“喜人”的行列，而当人们以为他就会此在喜剧圈子里吃香时，张哲华跳了出来，让观众看到了他的更多维度。

恰好就在今年，张哲华有多部主演作品和观众见面，人们能够看到他从小喜剧演员到影视演员转型的努力。在电影《来福大酒店》中，张哲华出演了跟在黄轩身边的小马仔。这个角色身上有着清澈的愚蠢，又可爱不做作，张哲华将喜剧效果把控得刚刚好。

电视剧《凡人歌》让更多观众喜欢上了他。张哲华在剧中饰演程序员那隽，他把这个角色演绎得十分鲜活，既有理性的一面，也不乏感性。前期时那隽是标准的“卷王”，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训人”成了他生活中的常态。通过舞台表演训练出来的台词功底，让张哲华演出了那隽咄咄逼

人的劲儿。当与嫂子的弟弟争论加班问题时，他通过坚定的眼神和挑高的眉毛，展现了角色对自己观点的坚持和对对方的不屑。而长期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令那隽患上了惊恐症。为了演出发病的层次，张哲华会把每一次发病的顺序记住，以一分两分三分去衡量表现病情，做到发病程度的递进。为了表现那隽细致入微的完美主义，张哲华还设计了一个细节动作，就是每次那隽在锁车时，必须看到车亮一下，确定车锁上之后，才回头走开。这些细节令那隽这个角色显得真实可信，观众评价张哲华的表演自然，十分生活化，“不像是演的”。还有人说，喜剧演员来演正剧简直是降维打击。

正在播出的《半熟男女》里，张哲华又出演了“富二代”高鹏一角，他与田曦薇的“初恋组合”受到观众喜爱。高鹏对待感情的态度是复杂的，他对感情有着执着和留恋，却也对示好的女性来者不拒。张哲华将高鹏这种矛盾的情感状态拿捏得很好。

张哲华所主演的电影《她的小梨涡》前段时间刚刚经历了上映前突然撤档的风波。出演晋江文学大IP，许多书粉认为张哲华的形象不符合原著，将校霸爆改东北搞笑男，因而发起抵制。不过在经过《凡人歌》和《半熟男女》之后，拉了一波好感的张哲华，应该不会收到那么多吐槽声了。

不出发， 就永远找不到路



□胡婷

“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还在孤独地开放”。在李红的汽车驶过的地方，霞光照拂，群山熠熠。女性主义电影《出走的决心》聚焦女性困境，把以往被忽视、被压抑的女性视角作为叙事重心，从女主角李红找寻自我的抗争中表现女性身上的力量感和生命力。

电影《出走的决心》的故事发生、发展和结局都与现实非常贴切，影片没有任何一处戏剧性的设定，只是讲述了一个左支右绌的小家庭里，一位想要追求自由的中年女性遇到了什么样的结构性压力，又如何为自己谋求出路的故事。

可以说，李红遭遇的两处结构性压力都是时代带来的。一方面来自旧时代的父权制度对女性主体性的异化，从对自己母亲的行为方式的耳濡目染，到被孙大勇不停压迫而渐渐消磨了反抗意图，李红开始习惯于为他人付出，她会不求回报地为弟弟干活、为孙大勇洗衣做饭、自然而然地照顾外孙。因此，她的出走所遭受的阻力，来源于自己惯常的付出导致的不可替代性，为他人付出得越多，想要走出时遇到的阻力就越大。另一方面，在竞争激烈的现代化社会里，年轻人难以兼顾工作和家庭，女儿晓雪作为一个不愿意被家庭困住的新时代女性，只能迫不得已地把养育子女的责任交到母亲李红手里。跨代养的家庭责任、“奶奶”“姥姥”这样的新的身份枷锁，是李红遇到的另一个结构性压力。同时，两方面的压力具有双向性，正是母女双方各自力量的奔赴、冲撞、缠绕，才让李红的出走变得越发困难，给她带来反复的折磨与无尽的等待。

电影通过塑造李红的丈夫孙大勇和女儿晓雪这两位人物来实现两个层面的结构性压迫，两人的形象都具有典型性，异常贴合现实生活中的

真实人物，再加上细致打磨的台词和演员生动的表演，形成力透纸背的强烈效果。

孙大勇是一个内心虚弱、外表强悍，又充斥着大男子主义观念的中年男人，在他眼中，所谓“明事理”的妻子生来就要服侍家庭、对丈夫言听计从，因此他对李红的所有没来由的指使、打压和责骂，在他看来都是正常的。影片反复出现的敲窗户喊“来碟醋”的行为构成一种隐秘的驯化，观众得以窥见他对于李红的种种压迫。这为李红的出走提供了最直接、最表层的动力，这条线索也构成了一种显性压迫。

李红与女儿晓雪形成了一种微妙而复杂的母女关系。在母亲失败的婚姻面前，晓雪是母亲的捍卫者，在母亲追寻自由的愿望面前，晓雪是母亲的支持者，同时，晓雪又对母亲造成隐性的压迫。在李红两次想要离家时，都是被女儿的事所耽误。第一次是晓雪怀孕待产，需要母亲陪护。第二次是女儿因哺乳期频繁请假被公司末位淘汰后，终于又找了一份工作，但转正之前不能经常请假，所以需要母亲帮忙照看孩子。

晓雪在失业之前，非常支持母亲追求自我，只是在迫不得已时才恳求母亲帮忙，但找到新工作之后，晓雪变成了李红出走的阻拦者。晓雪在关键时刻的转变让李红出走的困境达到了顶峰，但这并不是单纯的工具性设定，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女儿的自私，而是涉及电影更深层次的表达。丢掉工作期间，晓雪深感被母职所困的无力与刺痛，她经受了脱离社会的恐惧与压力，也害怕成为全职家庭主妇后自我价值被剥夺，因此她意识到了工作对于女性而言独特的重要性，这是她免于被困住、被抛弃的方式。影片表现了新时代女性在时代洪流中作出的觉醒抗争，她们一边反抗着家庭对于女性的压迫，一边又加速奔跑，以免再次跌入其中。但影片中

晓雪从恳求母亲的帮助变成直截了当的阻拦，这种转变的表现方式有些生硬，如果能延续之前塑造出的女儿的形象，以更委婉的态度，轻声细语地恳求母亲留下来，会有更好的效果。

对李红出走路上所遇到的阻力的深层剖析，是影片完成得很好的部分，但影片把叙事重心过度集中在出走前李红经受的苦难与压迫上，对李红出走的“心力”的挖掘稍有欠缺。试想，李红作为一个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年妇女，半辈子与家庭琐事和零工生活打交道，她是如何觉醒的？她的内心从压抑自我到悦纳自我的转变是如何形成的？她是怎样下定“出走的决心”的？影片并没有给出一个丰富的答案，而这种蜕变的过程恰恰是更能够打动人的地方。

电影用李红最直接的行动来表达一位女性出走的决心，伍尔夫在《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里写道：“心智自由仰仗于物质基础。”李红明白物质支撑对于实现自我而言是第一位的，下定出走的决心就不能没有金钱的保障。学车、买车、打工、卖货都作为抗争的手段成为李红的信念支撑，没有这些就没有斩断过去、追求新生的力量。决定出走以后，注定也会困难重重，正如影片中的台词所言“总不会所有路都封了吧？山路、野路，总会有路”，但如果不出发，就永远找不到路。

在“云游四海”“天地任我行”的自驾游之后，李红或许还会回到从前的家里，但李红觉醒后的出走和追寻新的主体身份的过程，总会让她和她的处境与从前有所不同。片中李红的母亲、李红、女儿晓雪这三代女性都在困境中挣扎着，也会被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所束缚，但可以看见，一代又一代女性都在不断进步，也努力为一代女性打开更大的局面。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在读研究生）